

世界十大戰爭

楊杰題



# 克里米亞戰爭目次

克里米亞戰爭之原因

俄帝尼古拉之野心

英國公使看破俄帝奸謀

英法土對俄宣戰

克里米亞戰况

巴拉庫拉巴及其他之激戰

塞巴斯托波爾城之激戰

克里米亞戰爭之終局

講和會議之結果

# 克里米亞戰爭

## 克里米亞戰爭之原因

在敘述克里米亞戰爭之前，先有一述當時歐洲強國土耳其之狀況，及英俄關係之必要。

土耳其，自其始祖鄂斯曼（或稱鄂提曼）起於比西尼亞及布利吉亞（皆在小亞細亞）之境，平定小亞細亞之大部分以來，至十四世紀，更渡伏爾倫斯朋特海峽，遷都於亞德里雅那堡，嗣復蠶食斯列斯、馬塞洞、塞爾維亞、南希臘等地，侵略匈牙利，敗德意志法蘭西之聯合軍於尼柯頗里斯，一四五三年，摩項德三世，率三十餘萬大軍，滅東羅馬，陷君士坦丁堡，自是而後，土耳其皇帝，益以攻略四隣爲務，統一希臘埃及，勢若旭日初昇，一五二〇年，有名之索利曼二世即位，更攻略亞細亞與亞非利加諸國，大拓其版圖，合併匈牙利，奪取維也納，使德意志爲之震恐，更擴張海軍，在地中海上，甚跋扈而睥睨一世矣，自鄂斯曼帝建國以來，凡三百年間，是爲歐洲方面土耳其帝國之全盛時代，及索利曼二世崩，國勢漸衰，先失匈牙利，更受俄侵略，各部藩王，亦各宣言獨立，不遵土耳其政府之命，繼而一八三二年，希臘首先獨立，自行擁立君主，自是而後，土耳其日益衰微，而俄帝尼古拉，竟以不治之大病人目之矣。

土耳其之所以至此者，究其原因，不外往昔各種族，征服希臘人後，皆從其征服之希臘人，習學問技藝，學通商貿易之法，獨土耳其人，毫不學習，物換星移，年更歲改，仍與昔日之土耳其無異，往時，土耳其雖以不改古昔之面目，而能大破敵國，擴張領土，但在文化日進之今日，則實際上，到底不能與智識進步，

精通戰術之各國相角力，此土耳其所以有今日之大原因也，同時，土耳其人，多屬斯拉夫族，（按此指在歐洲之土耳其人）信仰希臘教，俄人亦同屬斯拉夫族，同信希臘宗教，於此二點，俄土兩國，互有密切之關係，故土耳其政府，對其人民，每有所處置，俄土之間，必常發生紛爭，俄人本為塞國住民，信仰之心殊深，即令平生行為，欠誠實，極欺詐，而對於宗教，則殊屬熱心，每見土耳其國內信奉希臘教之斯拉夫族，被土耳其政府虐待，常不勝憤怒之至，俄國政府，因利用俄人此種心理，藉名保護基督教民，以收攬人心，而逐漸逞其吞噬之慾望，歐洲各國，見俄大有野心，竊欲加以檢束，相率釋去歷來對土之嫌怨，且以土耳其對各國之暴力，雖為其歷來在歐權勢之餘波，亦有增加俄國口實之虞，對於土國一切行動，又復不與計較，就中英國，則深恐俄國把持土耳其事體，以扼地中海之咽喉，而遮斷通印度之要道，對於俄國此種態度，心中大為不悅。

英俄土三國，版圖皆跨歐亞兩洲，今土耳其勢力衰微，已無侵犯亞洲方面英國利益之舉動，而俄國則逞其勢力於中央亞細亞，為欲達其目的，屢屢煽動阿富汗，以圖離間英國與阿富汗之關係，更向印度方面，擴張版圖，動輒有衝擊英國背後之勢，英國畏之，遂採取以土耳其為屏藩，以抑制俄國勢力之政略，關於此點，有名之歷史家馬家駒氏，曾謂「英國之某種政治家，及某種社會人士，因對俄之戒心，竟以保全土耳其帝國，為英國之一種義務矣」。

此不獨英國為然，當時，歐洲各國，對俄皆存戒心，咸欲助土，以抑制俄之勢力，此英法之所以以俄為敵，而交戰於克里米亞也，以下請就其近因與經過，而略述之。

### 俄帝尼古拉之野心

俄國在歐亞兩洲，勢力漸盛，既如上述，及俄帝尼古拉即位，益欲達其野心，時，西歐愛好自由之士，見俄從前瓜分波蘭，虐待波人，大惡俄國，且非難俄國妨礙其文明之要道，俄不之顧，會匈牙利發生叛亂，俄遂助奧平之，自是而後，對於隣國，益加乘勢睥睨，視奧恰如屬國，且與普王菲特烈威廉四世，關係最爲親密，法帝拿破崙，即位不久，由俄帝尼古拉觀之，則法受內亂餘波，國內疲憊，畢竟無企圖大事業之餘裕，回首一觀，與彼銳意經營之東方問題有關係之英國，則首相阿巴京爵士，又爲故友，素稱莫逆，故當時尼古拉曾披瀝其野心之一端，而有言曰：「英爲絕大之海軍國，我既與英結爲同盟，而法又不能獨力與我對抗，至如英法聯合以當我之事，畢竟不可得而有也。」結局，英法將計就計，聯合抗俄，頗屬趣事，當時尼古拉之所以始終相信而不疑者，蓋以英國政治家，素不信用拿破崙，故不料英法可以聯合也，情勢如斯，此睥睨歐洲列國之尼古拉，所以忽然勃興其傳統之野心也。

尼古拉素性本屬熱情，往往全神貫注於一事，雖可謂之勇敢，動輒不免輕浮，寬容慙懣，具備東洋君主之性質，而最富於功名心，常慕亞歷山大大王之爲人，喜讀亞拉伯故事等書，當時，不知何人，預言歐洲土耳其，建國四百年而亡，歐洲方面，「一八五〇年，正土耳其滅亡之年。」是說，甚囂塵上，尼古拉併吞土耳其之野心，所以益趨熾烈者，亦未始非此種風說有以致之也。

尼古拉既即帝位，欲增進英俄舊交，於一八四四年，訪問英國女皇維多利亞，英廷以其風格不凡，威容堂堂，曾予以好評，尼古拉在英，與英國女皇之意中英雄惠林吞公爵，會談土耳其現狀，及關於將來之種種

問題，當時，尼古拉已述及土耳其危在旦夕，且反復明言對土方針，既歸，即命塞爾羅德伯爵，綜修意見書一篇，以致英國女皇，其意見書之要旨如次：

英俄兩國，確信維持土耳其之獨立，使其保存現在之版圖，實爲兩國共同之利益，蓋此乃可以保持世界一般和平之良法故也。

根據前項理由，英俄兩國，以戮力同心，使土耳其之存立，臻於鞏固，而避免一切有害其存立之危險，爲彼此之利益，欲達此種目的，必須以樂享泰平天地爲要，不由外面苦惱土耳其，亦不干涉土之內政也。

此外，關於實行方法之意見，書中亦曾述及，此項意見書，後日俄帝尼古拉，即認爲關於攻略土耳其，英國已與俄國相約聯合之確證，而英國則斷言決非與俄相約聯合，關於此事，當時有名之歷史家金古列齊氏，在某書中評之曰：「尼古拉以其訪問英帝時所力言之意見，不見容於英國之政治家，乃致此種意見盡於英帝，以謀付之於曖昧模糊之間。」反之，歷史家馬家駒氏則謂：「非也，即令英國政治家，對於尼古拉，毫不同意，未加獎勵，而尼古拉亦相信贊成其意見，然後發出此種意見書」云。

馬家駒氏又謂：「俄國帝室之系統中，本有精神性之遺傳，屢屢出生真正之狂人，古昔姑且不論，即就卡他利那二世以後而言，卡他利那之殘忍奸惡，實非常人所爲，其子波爾，則真正瘋狂，拿破崙曾以「狂帝波爾」之綽號稱之，其子尼古拉弟兄中，亦有近於瘋癲者，如是言之，則俄帝尼古拉，亦不免有幾分精神病，當其致上述意見書於英也，亦未始非出於己之所是，他人即應同意之思想，例如上述意見書之實行案中，

當作奧國與俄國利害均等者，竟視爲奧國與俄國聯合，而筆之於書，諸如此類，豈非精神上稍有缺點之明證乎，其對英國也，恐亦如是耳。」不過尼古拉雖以意見書致英，而英則未之復也。

時，尼古拉野心勃勃，益不能自禁，欲與英國作協同一致之運動，俾候好機之到來，會一八五二年十二月，英國內閣更動，尼古拉訪問英國時，任外交部長之阿巴京伯爵，繼達比之後，任首相，俄帝竊以爲時機已至，無任欣喜，明年一月九日，赫倫大公爵夫人，在俄都聖彼得堡之私邸，舉行夜會之際，尼古拉遂招英國公使哈米爾頓西馬於別室，闡述關於土耳其將來之意見，力言英俄必須聯合，以完整其處置之準備，當時，俄帝尼古拉之意見，則謂：

「俄國不欲佔領君士坦丁堡，但英法或其他國家，佔領該市，俄國亦不能同意，且不能依從更改希臘之組織，使其建設一個東帝國之計劃，更不許分割土耳其爲數個共和國，以作意大利革命黨員一類人物之避難所。」

要之，尼古拉之意，欲以塞爾維亞、布加利亞、波斯尼亞爲獨立國，而以摩爾達維亞與瓦拉西亞作俄國保護國，昭然若揭，對於英國，則謂英國併吞埃及與康吉亞，俄國國民，亦不反對，以爲報酬。

英國公使西馬，當即以俄帝尼古拉之意見，報告英國政府，英國政府，尤其是英國國民，察知尼古拉包藏禍心，大爲反對，當時，英國察知俄之所謂保護國者，要不外表面上之體裁，實欲以爲俄之屬國，俄國一旦得布加利亞，則必進入君士坦丁堡，而更將自多瑙河以迄馬他鹿岬之希臘半島全部，歸其治下，故英國對於尼古拉所言，不能應允，而毅然決然，大呼：「我英國不能參與劫奪友邦土地之舉動。」以斥俄之引誘，俄

帝尼古拉，當初相信英爲俄之同盟國，必能相助，以遂其瓜分之野心，今英完全與之反對，尼古拉遭遇此種意外之拒絕，心中大爲不快，度英必將單獨壟斷其利益，一面恐懼英國此種態度，一面又復猜疑英國，且以胸中機密，既對英國洩露，深悔萬事已爲英國知悉，不禁忿忿，於是，欲謀於法，以成其志，而以其旨，通告法帝拿破崙，提議共同動作，約於事成之後，舉來因河左岸，悉與法國，欲藉此非常有利於法之條件以誘法，而法竟一言以拒絕之，因此，尼古拉雖不免失望，然其心一徹不變，素志不稍挫折，仍翹首引領，以待時機之來焉。

## 英國公使看破俄帝奸謀

當時，會俄帝尼古拉可以藉口實行其計劃之事件發生，卽所謂聖地問題是也。

在敘利亞（土耳其四大部之一）之首府耶路撒冷，及基督誕生地白賚列亨，皆有基督教徒所謂聖地。聖地者，屬於基督降生時代之建設，指堂塔伽藍而言也，當時拉丁教氏與希臘教民之間，卽爲此項聖地之所有權，發生爭執。

元來此種問題，在兩教徒之間，各有主張，互相爭論，爲日已久，法王佛蘭西斯一世之時，與土耳其王索利曼二世，締結關於聖地之約，以法王爲聖地及拉丁教民之保護者，以拉丁教會爲聖地之監督，自是而後，聖地遂落於拉丁教民之手，厥後，土帝對於希臘教會，亦與以此種特權，歷代土帝，又復任意予奪，不顧舊規，從此，拉丁與希臘之間，復播爭執之種，互爭權利，迄無已時，而法則爲拉丁教會之後盾，俄則出而援助希臘教會，於是，爭執愈益擴大，竟成爲俄法兩國之糾紛，拉丁教會，若稍有利，俄則以爲辱，反之，



希臘教會，若稍有利，法則以爲恥，小題大做，相爭不已。

在此種情形之下，更有對於雙方爭執，猶如火上加油者，即羅馬教皇與奉天主教之各國帝王，認爲希臘教民奪取屬於拉丁教民之堂塔伽藍，一八五〇年，各國代表，會於一堂，誓助法國，爲拉丁教民，決定此種爭執，於是，駐君士坦丁堡之俄國公使聞之，大示反對，明言希臘教民之所爲，本屬至當，毫無可爲他人非難之理由，且謂俄帝爲希臘教民之保護者，斷然拒絕法國公使之要求焉。

英國公使見狀，恐由此種小事，引起大事，欲於可能範圍內，和平解決，因勸當時之土耳其帝，對於兩方教民，公平處置，土帝乃選任委員，使其負責調停，無如兩方教民，各自固執己見，未克奏功而歲暮矣，至一八五一年，法國公使奉法國政府之命，令從嚴談判，始終主張拉丁教民之權利，而恢復之，而俄國政府，亦訓令俄國公使，謂希臘教民之主張，不可退讓一步，於是，土帝介於兩大國之間，而莫可如何矣，當是時也，俄國公使竟脅迫土帝，謂：「若不承認俄之主張，當離君士坦丁堡之使館而去云」。

至一八五二年，土帝想出一種手段，向俄國公使，闡述兩方教民關於聖地之分界，俄使聞之，憤然罵曰：「此種分界論，吾人不欲聞也。」法使亦怒，謂：「俄之提議，土帝苟稍容許，法國即以軍艦，問候達達尼爾海峽。」至是，土帝益爲困厄矣。

一八五三年，俄知戰事難免，祕募募兵，着着備戰，駐俄英國公使西馬聞之，向俄政府，質問理由，俄國政府支吾其辭，答稱：「近日傳聞法帝借名保護耶路撒冷之拉丁教民，已對土耳其用兵，因此，俄國亦僅爲保護希臘教民，整其兵備而已。」俄帝尼古拉一面如此答復英使，一面欲威嚇土耳其政府，派海軍中將門

西可夫爲全權大使，帶護兵數千，至君士坦丁堡，門西可夫公爵之性質，本係粗暴過激，忿怒不能自制，以爲使，危險益甚，元來使臣奉派初至外國，必先謁其國之首相，然後會其外交部長，古來之慣例也，門西可夫公爵則不然，到土耳其其既不遵從慣例，出席土廷，亦傲慢無禮，大有目無土帝之概，土國外交部長福德大怒，且以爲俄國使臣此種態度，侮辱土國，大加非難，憤而辭職，土帝心中，亦不勝憤懣，然莫可如何也。

時、駐君士坦丁堡之英國公使斯拉提福德，對於門西可夫之舉動，大爲懷疑，察知俄國近來野心勃勃，日益跋扈，乃急遞飛書致泊馬爾塔島之艦隊長唐達志，要求派遣軍艦至達達尼爾海峽，法國公使，亦請求拿破崙帝，配備軍備於茲隆港。

在此種情勢之中，俄國欲以俄土兩國從前所結之開吉那條約爲口實，奪取土耳其之實權，三月八日，門西可夫公然晉謁土帝，會晤土國外交部長，提議俄土之間，再結密約，且出示草案，要求對於俄法及其他國家之公使，一切嚴守祕密，此要不外俄國欲欺土帝以逞其奸謀之計劃，其草案即以開那吉條約爲楮，土國外交部長，對於門西可夫之心事，大爲懷疑，不允其請，茲引開那吉條約中之重要條項言之，則第七條規定：

土耳其政府，平常應保護國內之基督教及基督教會，俄國公使，得充居士坦丁堡新教會（希臘教會）之代表，又如第十四條所載，土耳其朝廷，應以其代表之言，提供參考。

該約第十四條，則規定

俄國朝廷，除在君士坦丁堡俄國公使館內，建設希臘教之禮拜堂外，并得在該府之噶拉塔區，公然建立

希臘教會，新教常仰俄國公使之保護，得藉其庇護，以免除一切之障礙危難。

吾人試解釋此二條件之精神，則關於第七條，俄國雖狡，亦無從藉口，第十四條，亦不過僅許俄國在君士坦丁堡府內，新建一個教會，與許可俄國公使，對於土廷，代表該教會及其職員而已，若僅如是，當然別無可以反對之理由，乃門西可夫，竟附會第七條，以爲俄國有保護土耳其國內全部希臘教民之權，主張土耳其既爲一個特別教會之信徒，予俄以干涉之權，則此權之可以伸張而及其全國各地之教徒，自不待言，但門西可夫此種意見，土帝若予承認，則歐洲土耳其全體國民，十之八九，皆在俄帝之保護權內，如是，則土帝實際上，雖爲土耳其之君主，已不成其爲君主矣，就土帝言，焉能許之。

當時，門西可夫公爵，既向土耳其其外交部長，主張上述口實，強求交付全部希臘教徒宗教上之保護權於俄國政府，復謂土耳其若對英法及其他各國，保守秘密，締結此約，則俄當負保護土國之責，今後土耳其與歐洲列國交戰時，俄即出兵四萬，派艦數艘應援，以爲報酬，土帝不惟不從，且通告英法公使，門西可夫本屬粗暴，聞之，忽然怒若烈火，蹴席退去。

一方面，俄國政府，頻頻募集兵士，着着整理其軍備，陸續向土耳其邊境進兵，海軍則集中黑海，至是，俄帝尼古拉，遂發急文，責門西可夫遲緩，令其速使土帝，遵從俄之要求，門西可夫心急，欲早日了結俄土密約，屢迫土帝促其承認，而土帝則拒絕如故，頑抗不允，尤其是土耳其首相列西德帕夏，乃受過歐風教育之政治家，毫不爲俄所欺，反覆前言，斷然拒絕俄之要求。

會法國關於聖地問題，亦不讓步，土帝於其年之五月五日，下詔處置，採取可使俄帝充分滿足之辦法，

乃俄帝尼古拉之真意，並不在此，其目的在伸張權力於土耳其國內，土帝據報，亦頑抗不聽，門西可夫益迫土國外交部長李飛提帕夏，舉行最後談判，土耳其斷然拒絕，門西可夫知談判終難成功，五月二十一日，遂向土帝，大聲疾呼，狂言脅迫之後，離君士坦丁堡而返俄國。

英法土對俄宣戰

一方面，俄國益整理戰備，密令兩師人，屯集摩爾達維亞與瓦拉西亞交界，計劃一俟接到門西可夫之報告，不能滿意，即行着手進攻，今門西可夫既拂袖離土而來，尼古拉遂以保護希臘教徒爲名，下令征討總督米加耶爾哥爾嘉可夫公爵進攻，於是，哥爾嘉可夫，乃率上述兩師之兵，於六月十二日，涉布爾斯河，向摩爾達維亞進兵，其後不久，俄軍即佔領該州及瓦拉西亞州，在該處課稅募兵，徵收公款，如對屬國，而俄帝猶曰：「俄國決非向土宣戰，不過在彼等未承諾要求以前，佔之以爲質耳。」要之，此不過尼古拉之口實，不待智者而知也。

一方面，土帝河布達爾也吉特，見門西可夫臨去君士坦丁堡之際，舉動旁若無人，知戰亂不可避免，遂從首相列西德帕夏之意見，於門西可夫去後第七日，即五月二十八日，爲避免陷於猛獅之餌起見，採取下列兩種方法，即第一，下詔確認基督教民之權利，力求其歡心，第二，用公文詳記與俄國大使談判之顛末，傳送英法及其他各國公使，以求各該國政府之援助。

在此種情勢之中，上述俄軍渡涉布爾斯河之消息，傳至君士坦丁堡，人心恟恟，府內騷然，於是，英國公使斯拉提福德，勸告土廷，竭力維持和平，盡量忍受俄之無禮，土帝素來雖主張和平，無如土民既聞俄軍

進攻，人心激昂，不可制止，朝貢國埃及與其他小亞細亞之艦隊，既到君士坦丁堡之港。而土耳其之愛國黨，又復上書土帝，嚴辭極諫，竟謂：「陛下若不能斷然抑制俄之跋扈，則請退位」云。此不獨愛國者爲然，其他人民，亦莫不憤土耳其政府之因循姑息，舉動愈益不穩，土耳其政府，見狀態如此，大爲憂慮，乃向法兩國公使，請求配備軍艦數艘，於達達尼爾近海。

不久，戰備略整，至九月初旬，兵卒八萬餘人，集合君士坦丁堡，而陸續集合者，又有數萬，至是，土耳其政府，亦不得已，向俄責問佔領多瑙河畔諸州之理由，要求迅速撤去各州俄兵，俄國當然不允，於是，土耳其政府，遂於十月四日，對俄宣戰。俄既祕密備戰久矣，至是，亦繼土耳其之後，宣布開戰，而俄土兩國，遂以兵戎相見矣，時英法奧普四大國，始終主張和平，努力調停，尤其是英國，因與尼古拉素稱莫逆之阿巴京伯爵，適任首相，欲防止兩國戰禍於未然，大盡其力，嗣以英國輿論，憤俄違法，頗爲激昂，阿巴京莫可如何，遂辭職，旋由拿破崙之至友帕爾也爾斯頓繼任首相後，即命停泊拍西加灣之英艦，密整戰備，準備一旦有事，即可與法國艦隊，同赴戰地，未幾，帕爾也爾斯頓辭職，後任雖爲約翰拉塞爾，而英則猶採和平主義也。

一方面，法國，則自拿破崙即位後，即以俄國爲其叔父拿破崙一世以來之宿仇，欲待時機到來，以圖報復，且拿破崙近來之宿望，亦欲戰敗俄國，大振國威，使人民之不平，向外發洩，以圖穩固其帝位，今見俄國對土耳其，有不法之行爲，即認爲時機已至，英國首相阿巴京，雖躊躇不決，亦不之顧，仍促英國參加，一面嚴裝艦隊，於六月十四日，派遣軍艦至達達尼爾海峽口之拍西加灣停泊，整裝待命，準備英法公使之報

告一到，即可開戰。

與普兩國，亦認俄國態度，大爲不法，但努力保持和平主義，故四大國中，奧普專以和平爲宗旨，英國則內閣方面，分爲兩派，和戰未決，法國則渴望交戰，未能如意，於是，一八五三年七月，四國大使，乃會維也納，討論調停，草成各該國之意見書，而綜合之，以歡迎俄土議和。

一方面，土耳其對於俄之要求，除交付全部希臘教民之保護權於俄國政府之一條而外，大抵亦決予承認，無如俄國要求之主眼，即在交付保護權一條，在俄認爲此條苟不能貫徹，即令土耳其在其他方面讓步，亦與不讓無異，俄帝尼古拉，一見土耳其致俄之通牒，即故作誤謬之解釋，謂保護一項，土帝亦已承諾矣。

君士坦丁堡府內市民，一聞俄帝尼古拉此種無禮之言，益形激昂，倫敦英人，亦大爲憤激，達於極點，如素以精通東方問題有名之聶亞德，則極力攻擊俄國親友黨內閣，主張爲土耳其迅速採取斷然之處置，言論殊爲激烈。

形勢急轉直下，土耳其帝乃起用勇將鄂也爾帕夏，任爲軍務部長，委以軍事上之一切，以制俄之先鋒，鄂也爾帕夏者，本生於奧，而歸化於土，賦性勇敢，長於軍略，既奉命，即先率土耳其本隊，布陣於多瑙河右岸，十月二十八日，由威京密渡左岸，築城塞於卡拉發提，十一月四日，俄軍向鄂爾尼資亞城進攻，鄂也爾帕夏，在中途迎擊，與俄軍大戰，破之，自是而後，連戰連勝，驅逐俄軍，勢如破竹，時，俄軍在小亞細亞方面，表面上，佯示防守，以欺土軍，其間，俄國艦隊長那利錫摩柯，則突然由塞巴斯托波爾港，率軍艦

數艘來襲，十一月三十日，乘陰天，突然襲擊停泊西諾浦港中之鄂斯曼帕夏所部土耳其艦隊，悉數擊而沉之，且放火焚燒港內民房，大示暴威。

此項消息，一度傳至歐洲，各國對於俄之態度，皆大爲憤恨，迄今徘徊於和戰兩論之歧途，而躊躇不決之英國，亦忽然一致主戰，及帕爾也爾斯頓再任首相，更與拿破崙相謀，決定協同對俄矣。

一方面，維也納之列國會議，亦再致書俄帝，要求迅速撤去屯駐多瑙河沿岸諸州之俄兵，并希望俄之回答，能在四十日以內，經過土帝之手，時，俄帝尼古拉，既聞英法兩國海軍同盟，開入黑海，大爲忿怒，斷然拒絕列國會議之要求，命駐倫敦巴黎之俄使，迅速下旗歸國，對於駐俄京聖彼得堡之英法公使，亦迫其退去，英法兩國公使，遂離俄都，下旗歸國。

於是，英法兩國，根據一八四一年之倫敦條約，遂於三月二十六日，對俄宣戰，英法既對俄宣戰，奧普亦當然應以俄國爲敵，宣布開戰，乃普國自一八四八年，被奧屈辱於鄂爾繆茲以來，國勢頗爲衰弱，今則完全在俄之下，汲汲於圖謀不傷俄國之感情，奧則與俄土接壤，此次戰爭，大受影響，對於俄軍之渡多瑙河，心中殊爲不快，俄國亦知奧之心事，對於奧之要求，始則從之，今俄背約進兵，奧即與普締結攻守同盟，俄軍若攻略多瑙河沿岸諸州，而越巴爾幹山，決心即行興師問罪，不過目前，則決定先守局外中立耳。

當時俄國，以爲奧國對俄，必不忘當年之恩誼，更恃普國對俄屈從，相信奧普兩國，必不與英法同盟，遂斷然拒絕維也納會議之要求，殊事出意外，奧國竟於六月十四日，與土締結條約，奧軍獲得佔領多瑙河沿岸諸州之權利，奧國軍隊，既向國界推進，俄軍遂陷於腹背受敵之狀態，此俄所大懼者也，不過奧軍，當時

僅在該地屯集，未嘗布告宣戰也。

英法兩國，既同盟攻俄，英國即先出於惠林吞公爵門下，在滑鐵盧戰役，失去右臂之拉古朗爵士，爲英軍總督，率三萬餘人前進，法亦以阿爾諾爲法軍總督，率兵五萬出發，英法兩軍，各由倫敦、朴次茅斯、掃桑波敦（以上英國之港）及馬賽、圖隆（以上法國之港）開船，集合於噶利波里，兩軍合計八萬人，以船艦六百艘運輸，威風堂堂，由瓦爾那出發，向克里米亞前進，除以上之英法兩軍外，更有土耳其兵約七千人，加入聯合軍，俄國對聯合軍之兵力，則爲騎兵十六營，徒步砲兵七十二門，騎砲兵二十四門，總計三萬五千餘人，於是，英法土之聯合軍與俄軍，皆各集大兵於克里米亞，而大興干戈，成激烈鬥爭矣。

## 克里米亞戰况

九月十九日，英法同盟軍，以一部分英兵，留守於上陸地幽巴托利亞（在克里米亞半島之西岸）之近傍，其他軍隊，則悉向阿爾馬河前進，艦隊亦由阿爾馬河應援，二十日午前六時，由前夜之障地，出發前進，英軍決定當敵之右翼，法軍決定當敵之左翼，右翼即南方，在俄軍方面，認爲最關緊要之地也，同盟軍所經之路，山岳起伏，恰如高原，高低廣狹，隨處不同，各地皆有既澗溝渠，儼成狹小谿谷，河上有木橋一座，橋右山上，有俄軍所築之野堡，備砲一十二門，砲口皆向山上，其他重要砲台，則爲備砲十三門之土砲台，該砲臺之後方，有備砲九門之胸壁，向橋右之方面，更有野砲臺二，其一位於距河三百碼之處。

是日正午既過，同盟軍之艦隊，向山上猛烈砲擊，俄軍不支，開始向前砲臺退却，其最左翼之部隊，則向法軍右方而來，時，法軍右方，側面爲拿破崙帝所率之一師，與英軍之第三師，互相連接，而英軍之第二



來富爾旅，則作兩翼，首先渡河，諾柯提少校所部之支隊，則冒彈雨，與孔林吞少將旅聯合，自該少將始，布隴中將等，皆指揮作戰。

兩軍戰端既開，俄軍向正面及兩翼射擊，彈如雨注，屍集成山，而同盟軍更加勇往直前，毫無躊躇狐疑之色，其中，如第七團，由老練之伊悅上校指揮，全軍視生命輕於鴻毛，死亡雖達半數，亦不屈服，第十九團亦向敵軍勢若噴火之野堡直進，此種忠勇，實令聞者驚嘆，此外，第三十三團，由俄軍側面攻擊，因丘上俄軍砲火極爲猛烈，暫避其鋒，未幾，勢力復盛，各團齊向俄軍侵入，以槍矛刺殺守兵者有之，放火焚燒城堡者亦有之，忽然之間，竟成一大激戰，兩軍混戰奮鬥，結局，俄軍不支退去，面同盟軍第二十三團所有之軍旗，遂飄揚於壁上矣。

其時，俄國大軍，欲奪回土砲臺，勢如洪水，大舉突進而來，兩軍又復開始大戰，激戰數小時後，同盟軍流血喪命，得之匪易之數座土砲臺，又復落於俄軍之手，時朴拉旅與第一師來援，同盟軍勢力大振，復向俄軍反攻，尤其是第一師師長肯布利吉公爵，指揮近衛兵，加以第二旅旅長康伯爾，久經沙場，經驗豐富，雖在槍林彈雨之中，亦不稍屈，指揮全軍，因此，同盟軍士氣大振，旋即挽回勢力，卒驅俄軍。

同時，列西葉望石任師長，由發查旅與亞丹士旅編成之第二師，又向俄軍之中堅與右翼之中央突進，聯合拿破崙所率之師，渡涉阿爾馬河後，更向適遭俄軍焚燒，猛火焰焰之朴爾柳齊村突進。

師長葉望石，記述是日之激戰，曾有：「當日彈雨之烈，殆爲任何富有經驗之軍人，所不知也」之語。由此亦可知其爲激烈之接戰矣。當時，戰爭雖烈，而驍勇之英軍，則毫無畏色，勇往急進，徒涉激流，冒兩